

黑格尔哲学中的 活东西和死东西

[意] 克罗齐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黑格尔哲学中的
活东西和死东西

(意) 克罗齐著

王衍孔译

商务印书馆

1959年·北京

《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是意大利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克罗齐(1866—1952)在1906年写的一部著作。译者是根据 Henri Buriot 的法文译本翻译的,并参照 Douglas Ainslie 的英文译本作了校订。本馆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供批判作参考之用的。正文前面的《从右面批判黑格尔的克罗齐》一文,对本书作了初步的批判,一併供读者研究参考,

Benedetto Croce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OF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LONDON 1915

**黑格尔哲学中的
活东西和死东西**

(意)克罗齐著 王衍孔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五十年代印刷厂印刷 红旗装订厂装订

统一书号 2017·33

1959年8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5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29千字

印张 5—1/16

印数 1—7,300册

定价(9) 0.70

从右面批判黑格尔的克罗齐

——《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中译本序言

方 焯

意大利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克罗齐(1866—1952年)，是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角色。他的《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一书(1906年)系统地表述了新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新黑格尔派修正黑格尔学说的总的趋势。

克罗齐本人只承认自己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不承认自己是新黑格尔主义者，他在1945年所写的《我的哲学》一文中，甚至还对人们称他的哲学为“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一事提出抗议^①。《大英百科全书》里的《克罗齐》条中也说，他往往被人称为新黑格尔派乃是一种误解。其实，新黑格尔主义学派并不是“正统的”黑格尔派，甚至也不是一个在理论上严密一致的学派，新黑格尔主义者一般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来阉割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发展黑格尔哲学中的反动的、神秘主义的因素，并且把凑合各家各派的学说看作自己了不起的“新发明”。克罗齐也不例外，他虽然建立了包括四卷著作的所谓“心灵哲学”(Filosofia dello Spirito)，但这并不是什么独创的哲学体系，而只不过是新黑格尔

^① 克罗齐，《我的哲学》，1951年英译本，第19页。

主義、康德主義、馬赫主義和柏格森主義的雜拌^①。

在這裡，我們不打算來詳細批判克羅齊的“心靈哲學”體系，而僅限於考察他對黑格爾哲學的關係，只在必要時才涉及他本人的體系。我們的目的是指出：克羅齊從什麼立場來批判黑格爾，他所讚揚的黑格爾哲學中的“活東西”究竟是不是“活的”；他所批判的黑格爾哲學中的“死東西”究竟是不是“死的”。

(一)

克羅齊曾經在許多著作中說明他和黑格爾的關係。《黑格爾哲學中的活東西和死東西》一書是他的新黑格爾主義思想剛剛形成時期的作品。他後來在《自傳》中談到他的哲學觀點與黑格爾的關係時寫道：“如果人們認為黑格爾哲學中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在自然世界中無意識地實現自身、並且在精神世界中重新發現自身的邏各斯概念，是經歷一長串辯證的三段式以便在理念中達到頂點，從而轉為自然的這種邏各斯的邏輯學的聯合概念，是先於這種邏輯學並作為借以達到邏輯學最高天的階梯而形成的現象學的聯合概念，最後，是自然和人類歷史的先驗結構和黑格爾的學生與模倣者所主要地獻身的那些類似偽形而上學的事業——這些東西在過去一般被人認為最重要的東西——那末，我所敘述的作為心靈科學的哲學並不是黑格爾主義的繼續，而是它的完全滅亡。因為作為心靈科學的哲學否認現象學和邏輯學之間的區別；它不僅否認自然哲學和歷史哲學的辯證結構，而且也同樣否認邏輯學的辯證結構；它否認邏各斯、自然和精神的三合體，而主張精神是唯一的實在，在精神中，自然只不過是精神自身的辯證法中的一個方面。但

^① 參看《蘇聯大百科全書》《克羅齊》條。

是，如果相反地，人們認為黑格尔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追求內在性和具体性的有力趋向，以及他关于哲学邏輯的概念（根本不同于自然主义的邏輯），那末作为心灵科学的哲学当然虽不認為黑格尔是它的父亲（因为显然它的父亲只能是它的作者），但却認為黑格尔是它的偉大先驅。”^①上面这一段話是理解克罗齐的《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一書的重要綫索。但應該指出，克罗齐自以為他从这个角度提出問題，便超越于黑格尔左派和右派的爭論之上，“創造性”地繼承了黑格尔哲学，其实只不过是自我吹嘘而已。克罗齐沒有抓住、也不可能抓住黑格尔哲学中的基本矛盾，虽然有时他也多少看出了矛盾的所在，但他不能或不願理解这种矛盾的實質，而想用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来弥补这种矛盾，以便强化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原則。

在克罗齐看来，黑格尔的錯誤是在应用原理的地方，而不在于原理本身。他虽然認為黑格尔的錯誤的原因不在他的哲学原理之外，本質上或大部分是哲学上的錯誤，而不是偶然的粗枝大叶的结果，但他却断定，这些錯誤的原因存在于哲学邏輯之中，存在于邏輯理論的一种錯誤之中^②。照他說来，对立概念和相異概念的混同是“一种根本的錯誤”，而且是“黑格尔体系里在哲学上所犯的所有錯誤”的根源^③。这样，黑格尔哲学內部的严重矛盾就被他一笔輕輕抹煞，变成單純的邏輯上的錯誤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認為，黑格尔哲学中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是辯証法和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矛盾。黑格尔的辯証方法是他的学說中的进步的或革命的方面，而他的哲学体系則是保守的、反动的

① 克罗齐：《自传》，1927年英譯本，第99—101頁。

② 見本書第46—47頁。

③ 見本書第56頁。

方面。当然，不可忽略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始终带有唯心主义的性质，不可能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的武器。黑格尔往往为了迁就他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体系而违背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例如，辩证法把整个世界的发展看作一个过程，“在辩证法哲学看来，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辩证法哲学认为一切和任何事物中都有着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印迹；在它看来，除了不断的發生和消灭的过程，除了无穷的由低级进到高级的上升过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存的。”^①在辩证法面前，没有任何最终的绝对真理，也没有发展的绝对终点，所以说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但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却没有發揮到这样彻底的地步，而是半途而廢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并不把辩证法看作世界发展过程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而相反地，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思维过程轉变成一个独立的主体，成为现实世界的創造主，似乎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只不过是“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世界精神”）认识自己和回复到自身的活动过程。因此，他的体系要求他設想一个发展的终点，于是他便以神的代名词——“绝对理念”来实现这一任务，这样就与他的辩证方法發生深刻的矛盾。在政治方面也同样如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没有使他作出必須以新制度来代替旧制度的革命結論，由于反动的哲学体系的要求，他在《法哲学》一書中作出了反动的結論，似乎德意志等級制君主政体是国家发展的最高峯，充分体现了“绝对理念”。所以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的哲学中，“革命方面悶死在过分增長的保守方面的重压之下”^②，也就是說，为了唯心主义的体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頁。

② 同前書，第7頁。

系而牺牲了辩证方法。

显然可以看出，克罗齐是从右面来批评和护衛黑格尔哲学的，因而在他看来，黑格尔的錯誤不在于他的唯心主义原理，而在于他的唯心主义还不徹底，即所謂在論証这种原理的方法上有缺陷。的确，在主观唯心主义者看来，客观唯心主义是不徹底的，有着所謂“二元論”的殘余，从前面引証的克罗齐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他对黑格尔的自然是絕對理念的“異在”（或“外化”）的說法还感到不能滿意，而索性主張精神是唯一的实在，自然只不过是精神自身的辩证法中的一个方面。其实，黑格尔尽管也把精神看成是“唯一的实在”，但他終究还没有完全否認自然的存在和现实性，而認為它是“絕對理念”的發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克罗齐則更为“徹底”，他要消灭物質世界，把心灵活动的世界当作唯一真实的世界，这充分表现出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評的反动性。

應該指出，黑格尔的根本錯誤不在于方法而在于体系，即在于他把精神看成先于物質的唯心主义观点。克罗齐沒有能避免这种錯誤，反而發展了这种錯誤。克罗齐曾經在許多地方指責黑格尔的独断主义，但他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却看不到这样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唯心主义是最大的独断主义，一切唯心主义者为了自圓其說，不能不乞求于独断主义。这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性質所决定的，而不是什么單純的邏輯錯誤的結果。与黑格尔相比，克罗齐的独断主义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恩格斯曾經对黑格尔的历史功績作了很高的評价，他指出：“黑格尔的最大功績是在于他第一个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及精神的世界想像成一种过程，即認為它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發展中，并且曾企圖發現出这种运动和發展的內在联系。”^①但他又指出，黑格尔并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这个任务，原因之一就在

于：“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者，换句话说，他认为人脑的思想不是真实事物和真实过程多少抽象的反映；恰巧相反，黑格尔认为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尚未出现以前已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某种‘观念’所体现出来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颠倒过来了，世界现象的真实联系完全被曲解了。”^②正由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所以辩证法在他的手里是神秘的、头脚倒置的，他的整个体系也不能不是牵强附会的、虚构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粉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以拯救它的合理的内核——辩证法。在其原有的唯心主义形式下，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同，而且是互相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分析是与克罗齐完全相反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批评黑格尔，是因为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而克罗齐之所以批评黑格尔，却完全是由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彻底。列宁曾经说过，一种唯心主义对另一种唯心主义的批评，往往是有益于唯物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克罗齐本人所鼓吹的所谓“心灵哲学”体系，就可以明白他究竟是从什么立场来批评黑格尔了。

根据克罗齐的“心灵哲学”，整个现实界都是心灵活动的显现，除了心灵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实在。“自然”的概念根本是不必要的，它只不过是心灵的虚构，研究自然的自然科学也只是为了实用目的而造成的理智的虚构。一切知识都起源于直觉，都是心灵活动的产物。“在直觉界线以下的是感受，或无形式的物质。这物质就其为单纯的物质而言，心灵永不能认识。心灵要认识它，只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33页。

有賦予它以形式，把它納入形式才行。單純的物質對心靈為不存在，不過心靈須假定有這麼一種東西，作為直覺以下的一個界綫。”^①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克羅齊怎樣企圖用主觀唯心主義的精神來消滅物質和自然。他自己也知道用宣布“單純的物質對心靈為不存在”的廉價手段究竟是消滅不了物質的，於是他又不得不走折衷主義的小路，把物質從後門偷運進來，說必須要假定有這麼一種東西云云，可是又轉過來說心靈對這種單純的物質是不能認識的。顯然這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一種自圓其說而已。

在黑格爾的體系中，物質世界是理念的外化，這確實是虛構的、神秘的、荒謬的，克羅齊也覺得這種說法有點神秘，所以對這種說法表示反對。但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除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這種解答以外，只可能有巴克萊主教那樣的客觀唯心主義的解答，那就是把物質看作個人的主觀的產物。克羅齊就是用主觀唯心主義來反對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的，雖然為了掩護他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竭力想把他的所謂心靈說成普遍的心靈，可是這樣做就與他的直覺說相抵觸，所以連英國資產階級學者約德也說，克羅齊努力想擺脫唯我論能否算得成功是值得懷疑的^②。

馬克思曾經批判黑格爾哲學是“兒子生出母親，精神產生自然界……結果產生起源”^③。克羅齊的所謂體系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對黑格爾的批評只是想用主觀唯心主義的原則來代替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原則，所以他的批評在本質上是反動的，是從右面進行的。在思維對物質的關係問題上，克羅齊也和黑格爾完全一樣，把

① 克羅齊：《美學原理》，1958年作家出版社版，第5頁。

② 參閱約德：《近代哲學引論》，1924年倫敦版。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14頁。

思維看作“最高的實在”、“實在的實在”^①。因此，在我們看來，克羅齊批評黑格爾並不意味着他避免了黑格爾的基本錯誤，相反地，克羅齊的批評完全沒有涉及到這種基本錯誤，而僅限於不很重要的次要方面，因此黑格爾所犯的基本錯誤、即顛倒精神和自然界的主從關係的錯誤，不但沒有得到糾正，反而被加深了。

克羅齊在評介黑格爾哲學時故意抹煞它的階級本質。照他說來，必須把歷史上的黑格爾和哲學家黑格爾嚴格區分開，因為哲學真理是沒有階級性的，沒有黨派性的，凡是我們可以从其中引伸出—種特定的政治態度的立場，都不是純粹的哲學真理。這種抹煞哲學的階級性和黨派性的說法，可說是一切反動的哲學家 and 哲學家史家的共同特征，他們竭力想掩飾他們為反動階級服務的眞面目，偽裝成超階級、超時代的“純粹哲學真理”的代表者。馬克思主義者在歷史上第一次公開揭示出哲學的階級性和黨派性，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哲學思想屬於社會意識形態，它是時代精神的反映，在階級社會里，它必然屬於某個特定的階級，為這個階級的利益服務。因此，超階級、超時代的所謂“純粹哲學真理”是沒有的，是捏造出來的。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包括黑格爾哲學在內的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德國古典哲學，乃是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德國理論、德國的解釋。黑格爾是德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的學說中的進步方面和反動方面正是反映了當時德國資產階級的两面性、軟弱性和不徹底性。只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才正確地分析了黑格爾哲學的階級性質，而抹煞這種階級性質的克羅齊所鼓吹的“純粹哲學真理”這一套，則是完全反動的、反科學的。

① 見本書第19頁。

(二)

我們来进一步考察一下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評，我們將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克罗齐对黑格尔辯証法的“修正”上。

前面已經提到，克罗齐認為黑格尔的根本錯誤是把对立概念和相異概念互相混淆。他說：“我們不能把对立的观念跟相異的觀念等同起来，亦不能把对立的观念看作是相異的觀念的特例，是相異的觀念之一個种类，……两个相異的觀念甚至在它們的相異中自行联合起来，……至于两个对立的观念便好像互相排斥；这个呈現时，另一个便完全消灭，……对于对立的观念，可以应用‘你死我活’这句格言。”① 克罗齐把矛盾与对立的范围大大地縮小了，在他看来，对立只存在于作为具体共相的相異概念内部，而不存在于相異概念之間。相異概念之間既沒有矛盾，也沒有对立，它們之間只有高与低的度的关系。克罗齐用双分法把心灵活动分为两度：“知”和“行”，而“知”和“行”又各分为两个阶段，“知”分为直觉和概念两个阶段，“行”分为經濟和道德两个阶段，它們都是独立存在的，高的阶段包含低的阶段，并以低的阶段为依据，但低的阶段可以离开高的阶段而单独存在。在相異概念内部的对立面是绝对的，“唯一的真理便是統一，并不是有一种相反与它对立，而是把相反包涵在自身中”②，如何能从对立达到統一呢？照克罗齐的說法，“用一个概念的形式来思維这对立。这个概念的形式便是最高的統一”③。黑格尔的辯証法是概念的辯証法，克罗齐对这一点是極其強調的。

① 見本書第6頁。

② 見本書第12頁。

③ 見本書第9頁。

事實上，克羅齊所看到的所謂辯證法，就是概念中包含正、反兩項，一由第三項加以綜合，這個合題便是對立面的統一，只有統一才代表真理。所以克羅齊雖然把對立面的辯證法作為黑格爾哲學中的有生命力的部分，而主張予以保留，但實質上他所說的辯證法只是黑格爾辯證法中的糟粕和次要成份，辯證法中的精華和靈魂，即關於矛盾和發展的學說都被他拋棄了。

克羅齊根本不懂辯證法的實質，用形而上學的观点嚴重地歪曲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學說。黑格爾的辯證法雖然是唯心主義的，與唯物辯證法根本相反，但它畢竟包含着許多合理的辯證因素、豐富的和天才的猜測，它與克羅齊所說的辯證法顯然有天淵之別，可說是“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却是跳蚤”(海涅語)。作為新黑格爾派的克羅齊，對黑格爾哲學中的最強有力的方面、即辯證法是一竅不通的。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真正批判地改造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並把它發展到新的高度。

黑格爾認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天地間絕沒有任何事物，我們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特性”^①。黑格爾駁斥了古希臘哲學家芝諾指出運動既然具有矛盾、所以就沒有運動的說法，而作出了“運動就是矛盾”的結論。在他看來，沒有什麼事物不具有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也沒有生命和運動。列寧非常重視黑格爾的這個傑出的思想，他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一文開頭就指出：“統一物之分解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其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黑格爾也正是這樣提問題的。”^②

黑格爾並不限於指出每個事物都包含矛盾，而且認為構成矛

① 黑格爾，《小邏輯》，1954年三聯書店版，第210頁。

② 列寧，《哲學筆記》，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61頁。

盾双方的对立面是统一的或同一的，这种统一不但不妨碍对立，而且还是对立的結果，因为除了对立面的统一之外，就没有真正的统一，不是对立面所组成的统一，只是机械的拼凑。因此，列宁在总结这个思想时写道：“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內）的一切現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傾向。”^①黑格尔这样描述了对立面双方的既互相排斥和斗争、又互相联系和统一的关系：“在对立中，相異者，不是任一別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別物，这就是說，每一方面只由于与另一方面有了关系方得到它自己的性格，此一方面只有从另一方面反映回来，方能自己照映自己。”^②的确，在这里我們应当注意到，黑格尔沒有明确提出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这种思想，这种思想是馬克思主义对辯証法的新發展。但黑格尔畢竟提出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基本原則，尽管由于他的唯心主义体系的要求，他最后強調的是对立面的统一和协调，达到所謂“绝对”，不过一般地說他是并不否認对立面斗争的。

黑格尔批判了形而上学关于对立的理解，形而上学正是把对立面看作绝对的、彼此不相干的东西。黑格尔則不仅認為对立面互相依賴，而且还能互相轉化。当然，对立面轉化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沒有得到透徹的發揮。我們知道，馬克思列宁主义創始人以及毛澤东同志根据丰富的革命实践經驗，在这方面作出了極其重要的、創造性的發展。

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和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还只是黑格尔辯証法的合理內核的一部分，黑格尔还發揮了一个極其重要的思想，

① 同上書，第362頁。

② 黑格尔：《小邏輯》，第263頁。

就是事物的内在矛盾是发展的动力的思想。

黑格尔经常爱说下面这句话：“矛盾引导前进”，他到事物的内部去寻找发展的泉源，强调事物的自己运动。他在谈到发展时，显然暂时摆脱了他的“绝对唯心主义”的枷锁，他在《逻辑学》一书中写道：“同一和矛盾相反，它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僵死存在的规定”而矛盾却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在本身中包含着矛盾，所以它才能运动，才具有趋向和活动。”①又写道：“抽象的自我同一，还不是生命力，但因为肯定的东西在自身中就具有否定性，所以它可以超越自身之外，并引起自己的变化。可见某物之所以是有生命的，只是因为本身包含着矛盾，因为它正是那种包括于自身并把它保持下来的力量。”②黑格尔还这样辩证地阐述了矛盾和自己运动的关系：“矛盾……是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而自己运动就是矛盾的表现。”③列宁极其重视黑格尔的矛盾是发展动力的思想，他把这个思想称为“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他在《矛盾论》中写道：“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

克罗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歪曲和阉割，首先在于他否认矛盾

① 黑格尔：《逻辑学》。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9—120页。

②、③ 同前书，第120页。

④ 《毛泽东选集》，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289—290页。

是普遍的，他形而上学地把相異和对立看作两种絕然不同、互相排斥的东西，而不懂得“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着矛盾，差異就是矛盾”^①。他不承認这样一个簡明的真理：在一定条件下，差異可以發展成为对立，因之差異中就已包含着矛盾。这正是克罗齐反辯証法的形而上学思想。

克罗齐的另一个歪曲就是他只承認对立面的統一，而否認对立面的斗争和互相轉化。他把对立面的統一絕對化，認為統一是“唯一的真理”，根本看不到这种統一的相对性和暂时性。他所理解的对立面的統一，只是机械地綜合正反兩項来达到真理的手段，这种統一是僵死的、自身不能發展的、一成不变的。这也正是反辯証法的形而上学思想。

一克罗齐对黑格尔辯証法的第三个歪曲就是他根本抹煞矛盾作为發展动力的作用。克罗齐心目中的發展不是通过矛盾而进行的，發展的原因和泉源不在事物內部，而在事物外部。在他看来，高級阶段和低級阶段是度的关系，从低級到高級的發展不是由于事物內在矛盾的运动的必然結果。显然，这同样还是反辯証法的形而上学思想。

因此，我們可以作出結論說，克罗齐对辯証法的最重要的規律，即对立面的統一和斗争的規律，作了粗暴的歪曲，閹割了它的灵魂和革命精神，这就是这个名噪一时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發揮“独立思考”的結果！

至于說到辯証法的其他兩条規律，即質量互变的規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則在克罗齐手里遭到了更为悲慘的命运。

大家知道，从量变过渡到質变的規律在黑格尔辯証法中占有

^① 同上書，第295頁。

重要的地位。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这一贡献曾給予很高的评价，他說：“黑格尔因对德意志人闡明質量等等的范疇……而永垂不朽。”^①黑格尔認為，質与量是統一的，在一定的範圍內，量的增減不会影响到質，这就是發展中的漸進过程；但一旦达到度量关系交錯綫后，量变就会引起質变，于是旧的質就消灭，产生新的質，这就是發展中的飞跃。黑格尔極其強調飞跃在發展中的意义，他駁斥有些人关于自然界沒有飞跃，而只有逐漸的發生和消灭的說法。他指出：“存在的变化从来都不仅是从一个量轉化为另一个量，而且是从質轉化为量和从量轉化为質，是他物的生成，即漸進过程的中断以及与先前的存在有質的不同的他物。”^②黑格尔所闡明的这条辯証法規律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把这条規律运用于社会生活，就会得出革命不可避免的結論。无怪乎克罗齐对它默不作声，一字不提。作为形而上学者的克罗齐是不可能容忍这条規律的，照他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天生下来就是如此，美就是美，丑就是丑，真理就是真理，錯誤就是錯誤，彼此之間絕對不能轉化。但是，迴避并不等于解决，克罗齐絕口不談这条規律，而暗地里偷运形而上学的私貨，終究是一种拙劣的手法。

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和黑格尔关于矛盾發展的学說有着紧密的联系。應該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这条規律往往被他描述成正題——反題——合題的三段式，这当然是形而上学的。但是，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否定的思想也包含着很丰富的辯証思想。他所說的否定不是簡單的否定，否定旧事物的新事物，在自身中包含了从旧事物繼承的某些因素，也就是他經常要用的“揚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不把發展看作一条直綫，而把它看作螺旋綫，这是極其深刻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57年三联書店版，第1卷，第368頁。

② 黑格尔，《邏輯学》。轉引自列宁，《哲学筆記》，第101頁。